

新父母學：愛的管教

作者：何琦瑜、李宜蓁

出處：親子天下

父母怕孩子生氣，老師怕孩子嗆聲，媒體和網路把孩子養成需索無度、缺乏責任感的「被寵溺兒童症候群」..。研究顯示，「民主權威型」的父母才能培養出有正向社會人格及成就的孩子，零體罰時代，帶著「愛的管教」是新一代父母的基本知能...

面對新的環境、新的挑戰，父母和教師如何排除管教上的種種阻礙，教養出好人格的下一代？

一端是管教過當。

小六女學生因為偷錢、逃家等偏差行為，被媽媽「懲罰」：剃了光頭去參加畢業典禮，引起全校師生譁然。

讀小學二年級的男孩，半夜被爸爸趕出家門，原因是考試沒考滿分。媽媽告上法庭，判爸爸喪失監護權。

經常輔導兒虐個案的家扶中心曾指出，管教失當的家長，往往不是不愛孩子，而是看到孩子發生問題火氣就來了，著急得「不知道該怎麼去愛？」

另一端卻又是驕寵縱溺。

一位國小老師反映，小學生遲到的情形愈來愈嚴重，而且每次小孩遲到，都是家長來道歉，還要幫孩子找藉口圓謊。她曾聽過一位「累犯」最離譜的藉口是：車子被鎖在車庫裡，沒辦法出門……。

長年擔任業餘圍棋比賽評審、長青兒童棋院執行長單家平觀察，圍棋比賽時，許多家長故意降報棋力，甚至容忍小孩作弊，只為了怕小孩輸棋，影響孩子的「信心」。

經常處理問題孩童的台大心理衛生中心主任高淑芬觀察指出，溺愛型的父母的確愈來愈多。許多家長只在乎自己的孩子，自己的孩子打人罵人，都說「沒關係啦，我打電話給老師處理就好了。」鬧到警察局的話，就說「好啦好啦，你們要多少錢，我很忙，等一下還有事……。」發生問題，只想到替孩子「擺平」，沒有想到要「教導」。

這些看似極端的例子其實並不「獨特」，管教的危機，已經成為這個世代父母普遍的焦慮。

二〇〇一年，美國《時代》雜誌以封面故事「權力的掙扎：究竟誰掌權？」報導溺愛世代父母造成的青少年問題。《時代》雜誌調查發現，八成民眾認為現今的孩子比十到十五年前受寵；三分之二的父母承認，他們的孩子的確被「寵壞了」。

二〇〇五年，美國臨床心理學家瑪姬·瑪曼（Maggie Mamen）甚至出書定義「被寵溺兒童症候群」（The Pampered Child Syndrome）。書中指出，凡事以孩子為中心、有求必應的「寵父母」，已經造就了認為自己應該享有與成人平起平坐的權利，卻永遠沒準備好要接受義務與責任的下一代。

瑪姬形容，寵父母願意滿足孩子所有的願望，擔心拒絕孩子會傷害孩子的自尊；他們避免為孩子設界限，少談責任、道德與價值，深怕造成孩子的不快樂或壓力。

「被寵溺兒童」的共同特徵包含：

- 他們已經有了所有的東西，仍需索無度，還要更多。
- 他們相信，自己和成人有同樣的權利，但是還沒有準備好接受長大該有的責任。
- 他們被高度保護與關愛，卻仍然不快樂、焦慮、憤怒。
- 愈來愈多這樣的孩子，被診斷為情緒障礙、行為障礙，或是其他精神病學上的失調。

時代的困難，父母的焦慮

在台灣，「寵父母」或許還不能稱為社會的主流，但走訪學校和家庭，卻普遍感受到教育現場對「管教失能」的焦慮。

在學校現場，二〇〇六年底零體罰入法，要求學校教師不得體罰，否則將觸犯刑法。等同宣告台灣自此進入一個新的「零體罰時代」。但不打不罵該如何管教？教師過往唯一仰賴的管教工具被撤走，新的輔導管教知能又尚未建立，加上媒體大肆報導管教失當的案例，造成輿論喧譁，面對日益多元複雜的學生問題，老師顯得動輒得咎，乾脆躲到安全的堡壘：放棄管教。

「我現在只能盡力，不能用力，管不動就隨緣囉，」一位資深教師語帶諷喻，無奈的說。

東新國中校長涂志宏表示，當前管教最大的問題，就是家長和教師態度的不一致。涂志宏舉例，適當的處罰，讓孩子可以清楚知道界限，幫助孩子「不踩線」。但現在的問題是，家長和老師對於什麼是「適當的處罰」，認定不同。家長還會找民代來修理老師、介入教學。家長用「噓聲」的方式對待學校、要求老師，就像買東西不喜歡可以退一樣，學生看在眼里，也會依樣畫葫蘆的對待老師。

根據《親子天下》網站的調查，家長認為管教小孩最大的困難，也在於共同教養者（父母、教師、公婆等）價值觀不一致，教養不同調。成人價值觀與管教態度的不一致，讓小孩有機會見縫插針，使得管教更為困難。

「管學生不是管一個人，而是背後的一群人，包括家長和整個社會的價值，」板橋國中校長薛春光指出，當前管教的困境，不只是針對孩子，而是社會漸漸失去是與非的共識，「當孩子做錯了事，大家可不可以一起說『你做錯了』，而非各持己見，互不相讓。」

台北市教育大學幼教系主任幸曼玲舉例，幼稚園最重要的第一課就是管理自己的東西，學校日的時候，老師請小朋友自己收東西，經常有家長看孩子太慢，就忍不住幫小孩做。「孩子會欺負家長，因為他知道有些事在學校不能做，但是爸媽是可以欺負的。所以父母的不忍，其實會讓管教規則的建立更加困難，」幸曼玲提醒。

家長的困境

如果只是武斷的責備，說一切的錯都是父母未盡職責，恐怕並不公允。

這一代的父母，生於權威時代，多數沒有在愛、尊重與傾聽的教養環境中長大，不想重蹈自己童年的痛苦，也渴望跟下一代建立更親密、平等的親子關係。因而愈來愈多家長，放棄用過往權威、體罰的方式管教小孩。他們比以往的父母更認真吸收教養知識，懂得同理孩子的需求。只不過，孩子畢竟不如教養書的案例上那樣容易「馴服」。「我也不想打他，但是他怎麼說就是不聽話，非得要我拿出家法才有效，到底該怎麼辦？」一位家有六歲小孩的職業婦女焦慮的說。

今日的父母比以往更難為。近半數的雙薪家庭，代表著教養時間的困窘與精力的分散。父母疲累時，很難兼顧教養的創意與品質。

中正大學心理系助教陳怡群舉例，有些經濟富裕的父母太忙，不願意在小孩身上付出時間。「常常父母帶了一個小惡魔來，希望我們幫他『修理好』，還他一個小天使，」陳怡群提醒，「其實管教是要花很多時間的。」

大環境改變，家族與社區崩解，最常與孩子為伴的不是左鄰右舍或堂兄表姊，而是網路與電視。

大量暴露的電視和媒體訊息，品質低落，價值觀混淆。洪蘭教授曾在文章中感嘆，小學生竟然沒有同理心的嘲笑交不出營養午餐費的同學。許多家長和老師在網站上回應，電視上充滿了任意罵人的談話性節目，與嘲諷失敗者的綜藝節目。而我們的孩子，就在這樣的電視價值中被「養大」。多次調查也顯示：「電視與媒體的不良示範」是當代父母和教師施行品格教育最大的阻礙。

有兩個孩子的台大醫師高淑芬也呼應，現在的環境有太多「外力干擾」，包括媒體、網路、同儕團體等，父母失去以前完全獨大、可以掌控的局面。「以前的父母只要顧三餐就好，現在十八般武藝都要會。」高淑芬說。

光是數算現代小孩會使用的科技，就讓父母頭疼：ipod、手機、電腦遊戲，網路交友……，孩子駕馭新科技的能力遠勝於父母。也因此，《時代》雜誌報導歸結，科技對父母與教師權威的削弱「貢獻良多」。因為「從來沒有一個世代，可以有這麼多通道，接觸這麼多資訊，同時擁有傳遞分享的能力，與扭曲資訊的能力……，當十四歲的孩子能扭曲股市，十九歲的孩子能威脅音樂產業，這代表我們面對了一個巨大的、權力轉移的世代。」

面對如此激烈的環境變化，這一世代的父母，卻多數在還未裝備齊全，或甚至是還沒有警覺的狀況下，就上了「戰場」，如同拿著木棍打一場核子戰爭。

「說這個社會已經很懂得『疼』小孩，恐怕還有一段距離。」在兒虐事件頻傳的四月，接受採訪的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觀察，家長的焦慮，其實顯現的是這個社會進步過程中的「掙扎軌跡」。「在愛與管教的過程中，父母心中沒有主張，他無法控制局面，而是『被控制』。過去的父母，只知道打罵小孩，因而很篤定；但現在的父母，知道不可以打罵小孩，但不知道可以做些什麼。」馮喬蘭認為，所謂溺愛的來源，就是因為父母心中沒有定見，時而緊、時而鬆，讓孩子無法在其中了解或學到「道理」。

面對新的環境、新的挑戰，所有關心孩子品格與價值觀發展的父母和教師，都需要重新學習新的態度，與新的方法。

不能只有愛，沒有教導

愛是一切關係的源頭，但僅僅有愛是不足夠的。只有愛而沒有教導，會讓孩子缺乏責任感與獨立性，產生被寵壞的下一代。

《正向教養這樣教》一書作者約翰·葛瑞博士強調，給予孩子自由和權利的前提，是父母必須具有制衡的力量，以掌控孩子，並激發孩子的合作意願。「就像一個人想開快車，必須先確定煞車設備是否完善。若沒有規範孩子的行為技巧，就別給孩子過多的自由。」約翰·葛瑞說。

但缺乏關懷與愛的嚴厲管教，也不會發生效果。沒有同理心的威嚇與指責，嚴厲的打罵教育、缺乏讚賞與正向的引導，在現今的環境下，只會造就更加反叛的孩子。

帶著愛的管教，是新一代父母與老師必須要有的「基本知能」。是品格教育的重要基石，幫助孩子得以從他律發展到自律，形成正確的價值觀與道德主張。

愛的管教，兩大迷思

在進行愛的管教時，專家建議，父母必須先破除兩個重要的迷思：

迷思一：父母不是孩子的朋友

許多現代父母都想不計代價的，成為孩子的朋友。他們擔心孩子生氣、不高興，破壞了親子之間的關係。

教書有三十多年經驗的政大實小老師黃寶慧觀察，現在的家長和孩子相處時間少，很怕把關係弄僵，怕孩子討厭他們，只想當「朋友」，不想當「父母」。例如小孩在學校做錯事或表現不好，家長會一直解釋原因。「同理」完孩子之後，卻沒有「改變」孩子的行為。「小孩犯錯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去打電話告訴家長。因為只要打過電話道歉或告知就沒事，不需要改變或處罰了。」黃寶慧說。

在優先順序上，父母要學會「先做好父母，再做好朋友」。《培養二十一世紀父母》一書作者、教養專家黛柏拉·海芙勒（Debra W. Haffner）強調，孩子需要有界限的父母，幫助他學習面對人生的挑戰和義務。能理解行為界限的孩子，能自我調節並尊重界限。

迷思二：孩子的表現，不是父母的成就

很多家長把孩子的表現，當成是自己的成就。不論是成績、才藝、乖巧、禮貌……，孩子的成就，才是父母生命的意義。因此造就了親子間沉重的負擔，往往也讓管教更複雜、流於情緒化。

例如，年紀小的孩子在公共場合大吵大鬧，父母擔心面子掛不住，於是衍生更多怨懟和不必要的責備，反而讓管教失焦。

高淑芬也觀察到，許多青少年都有同樣的心聲：「我考得好就是爸媽的兒子，考不好就不是。」

笛飛兒EQ教育機構就經常接受「高期待」的父母，帶來「高焦慮」的子女。曾有一個孩子各方面都非常優秀完美，但是因為數學總是粗心，「只」能考九十五分，被認真的媽媽憂心忡忡的帶來輔導。笛飛兒建議，父母設定目標時，不妨先問問孩子想要什麼、期待什麼，讓孩子能夠對自己有所期待，進而跟孩子討論若要達成此期待，得先做什麼樣的事？讓孩子的動力源於滿足自己，而非滿足父母。「與其給孩子終點，不如給孩子起點，讓孩子擁有前進的動機。」笛飛兒建議。

愛的管教，三個前提

專家同時也建議，愛的管教，從三個前提認識開始：

前提一：傳統價值並沒有改變，改變的是學習的歷程

多元複雜的社會樣貌，常讓父母混淆，以為過往的價值再也不適用了。其實基本的價值觀，諸如誠實、同理心、正義感、謙遜虛心、禮貌尊重等，乃至於看似八股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，這些文化裡的「終極價值」並沒有、也不應該改變。道德、信仰與價值，仍然是引領一個孩子終其一生得以安身立命的「指導綱領」，值得父母殷殷叮囑，時刻看管。

專研品格與道德教育的師大教授李琪明強調，隨著時代改變的，不是價值本身，而是傳遞價值的歷程。

過往威權時代的品格教育，父母對子女的教導，就是毋庸置疑的對或錯，不必問為什麼，「反正照我說的做就對了」。

但是民主多元時代的品格與價值教育，不是要培養一個「乖順聽話」的孩子，而是在複雜的環境裡，仍有獨立思考的判斷能力；即使沒有一個發號施令的「權威者」，仍有內在不被影響的價值主張。這需要透過多面向、多元開放的討論歷程、啟發同理心與感動，幫助他們建構出「自己的」價值框架，而不是拿東西直接套在他們身上。

從小開始，孩子就可以和父母一起討論家裡的規範，參與制定學校的班級公約。「參與討論」

讓孩子把「聽別人的」的無奈，轉變成「我覺得這樣很好」的積極。

前提二：讓孩子接受「責任」，而不只是「責備」

孩子從小就可以開始學會做選擇，並且學會為自己選擇的後果「負責任」。很小的孩子就可以開始放手讓他做一些小小的決定和選擇，例如要吃蘋果還是橘子。最常見的是，孩子丟三落四，忘了帶課本上學，父母除了叮嚀提醒外，也要「放手」讓孩子遭遇粗心的「後果」。

孩子行為表現不恰當的原因之一，是他們感受到挫折，覺得自己沒有能力把事情做好。從小讓孩子學會做選擇，並為自己的選擇負起責任、刺激孩子思考「解決問題的方法」，才能讓孩子培養「我能」的勝任感。例如，兄妹為了搶東西吵架爭執，與其叫他們「不要吵」或責備處罰，不如問他們「覺得應該怎麼處理」。

另外，專家提醒，為了培養孩子的道德感和良心，孩子犯錯覺得不舒服時，不要試圖立刻消除他的罪惡感，因為罪惡感是學習判斷對與錯的基本。

前提三：孩子需要溫暖，同時也需要控制

研究顯示，教養孩童的歷程中，同時需要父母的溫暖與控制。研究將父母的管教風格，依照溫暖與控制的程度分成四種類型：高度溫暖、高度控制的「民主權威型」，低度溫暖、高度控制的「權威型」，高度溫暖與低度控制的「縱容型」，以及低度溫暖、低度控制的「忽略型」。

從四種類型的名稱，就可以一窺其優劣。研究也證實，高度溫暖、高度控制的民主權威型父母，對孩子的合理需求有合理回應，同時也會根據孩子的發展階段，對孩子有合理的要求。對於孩子的學校表現、家務參與、人際行為、品行發展等，都有清楚及明確的期待及規則。研究顯示，高度溫暖也高度控制的父母，才能培養出正向的學業成就、責任感，以及正向社會人際關係的孩子。

愛的管教，簡單的四個字，卻有著極繁複的內涵。或許正如暢銷書作家、知名部落客蔡穎卿在她的書裡所寫：「相信『愛』不只是噓寒問暖，『愛』也不光是甜蜜的鼓勵和雙臂中的寵溺。『愛』有時還必須懷著擔憂，講兩三句別人不願意講的難聽話，但在『愛』裡，就是沒有疑慮。」